出生在加拿大，但是您的父母，特別是您的父親，我想，他一定會要告訴您一些什麼的。

M：當然，作爲一個加拿大人，就是意味著，你可以保留你的祖裔文化。加拿大不太像美國，加拿大相對更容納得下不同的語言和膚色，因此，當然，我不會忘記我的父系的祖裔文化，我的母親是俄羅斯人，我的父親是白俄羅斯人，我是加拿大人，我出生在英語的環境，所以，我上大學的時候就學了俄語專業。我沒有去過父親的國家，因爲他是一個異見分子。我對東歐的語言都能夠理解，東歐的語言都屬斯拉夫語系。我和父母在加拿大每逢俄羅斯的傳統節日去和朋友聚會，參加這裏的俄羅斯族裔的社區活動。我也閱讀俄羅斯的文學作品。

C：您是怎樣理解加拿大的“多元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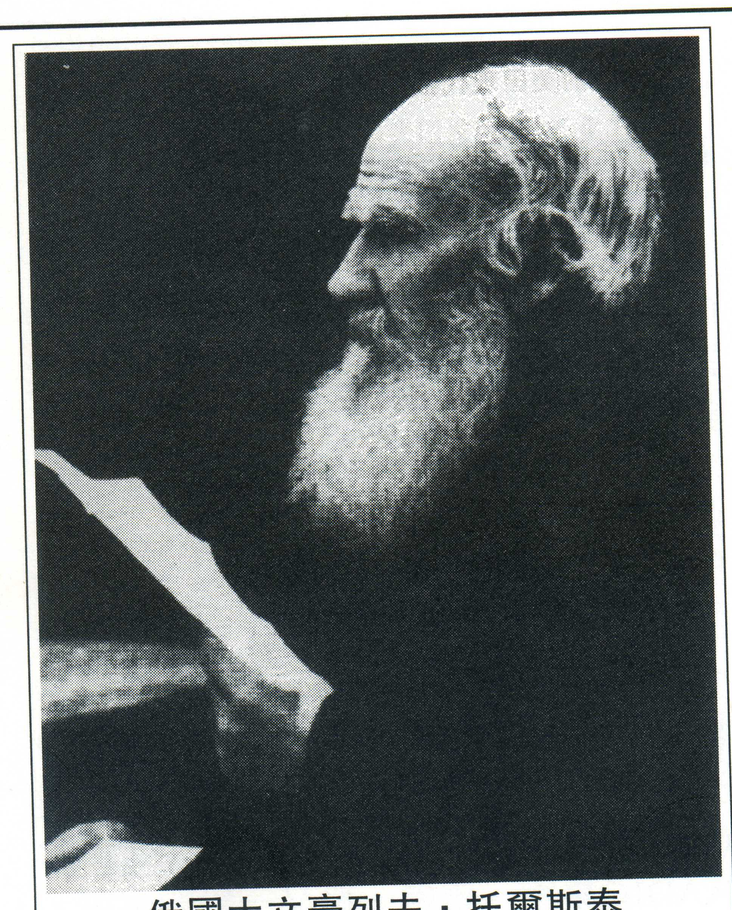
M：多元文化恰好正反映了加拿大社會的實際狀況，在加拿大的憲法上也有明文規定，電視台電台等媒體也應反映出使用不同語言的各個不同族裔在加拿大生存狀況。

“多元文化”的存在，也反映加拿大的人民享有優質的生存環境。這個社會容許人們去肯定自身的存在價值，容許人們保留自己的傳統，容許人們有表達自己想法的自由。“多元文化”的基礎就是包容和接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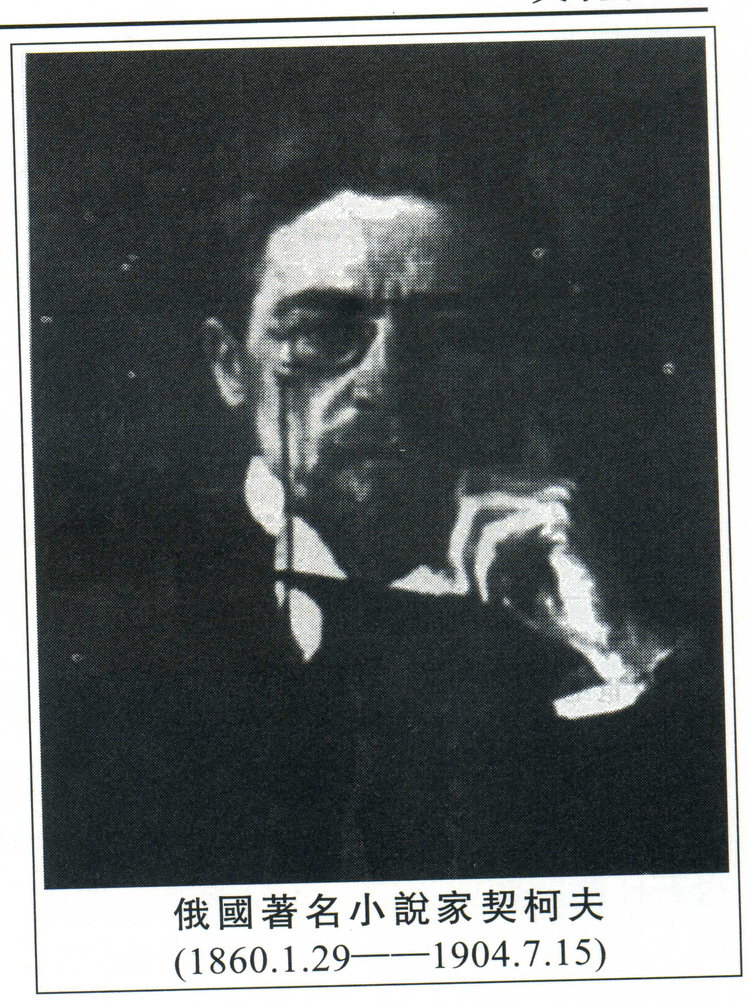
在加拿大，有一種普遍的氣氛，人們都理解到彼此之間的不同。在多元文化的基礎上，人們可以比較容易地接受彼此之間的差異。比如在說話的口音問題上，我們並不認爲說話時帶有某種口音會有什麼不妥當。這種接納的態度能夠幫助我們建立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但是在美國，人們就會比較在意你的英語是否發音正宗，這方面的歧視就相對比較嚴重。

我認爲，作爲一個加拿大人，需要保留自己的傳統文化。有些人來了加拿大以後，會刻意地去忘記自己的文化。但事實證明，無論你怎樣刻意去做，總會有一些傳統文化的痕跡，會不經意地保留和流露出來，特別是在藝術，音樂方面。

這方面我聽到過不少令人傷感的故事，尤其是早期移居加拿大的人，他們總是試圖放棄自己的語言，一心一意要找一份主流社會的好工作。並且希望自己完全被這個社會所同化。



俄國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
(1828.8.28— — 1910.11.10)



俄國著名小說家契柯夫
(1860.1.29——1904.7.15)

我認識一位已經成功進入政府部門工作的女士，她的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中國人，爲了完成艱苦的被同化過程，他們完全不說自己的母語，一句母語也不教給他們的女兒。直到這位女士快要五十歲時，一次偶然的機會，她聽到年邁的母親播放的一首中國音樂，她當時感到極度的震撼和極度的傷感。後來，這位女士還特地回到大學去學習普通話，以重新尋回她自己的文化根源（CULTURE IDENTITY）。

我用這個例子是想說明，無論你怎樣刻意去忘記自己的傳統文化，也不可能被別的文化百分之百地同化！

C：當我在中國還是個少年的時候，我讀過一些俄國文學的作品，我們中國的那一代人，似乎都受過許多俄國文化的熏陶，雖然在當時是由於一些衆所周知的政治上的原因，但是，我們還是非常喜歡俄羅斯的文學，當然，我想，主要是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文學。您剛才談到，您在大學裏學的是俄語專業，因爲您的母親是俄國人。不可否認，俄羅斯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化的大國，特別是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化，那個時候產生了諸如像列夫。托爾斯泰、托思妥耶夫斯基、屠格列夫、契柯夫那樣的幾個巨擘文豪，還有像柴科夫斯基那樣的偉大作曲家。上世紀非常著名的英國小說家E・福斯特，就是那本小說《印度之行》的作者，他在他的一本公認爲經典的文學評論集《小說面面觀》裏，就非常地讚賞十九世紀下半葉俄羅斯的幾個巨擘文豪，他好像是說過：許多現當代西方文學作品，比之於那個時期的幾個俄羅斯文學巨擘的作品，只能是小夜曲比之於交響樂。您的祖國文化如此光輝燦爛，我想，您一定會爲您的祖國，或者，準確一點地說，爲了您的母親的祖國的文化而感到自豪吧？

M：哦！那是當然！您也知道俄羅斯的那麼多的作家和作品，眞好！我在大學裏就念那些作品。

C：我最喜歡的俄果作家是列夫。托爾斯泰，還有托思妥耶夫斯基，詩人普希金。

M：哦！太好！太好！

C：您最喜歡的俄羅斯的作家是誰？

M：列夫。托爾斯泰，他的《安娜。卡列妮拉》，那是一個絕好的故事！

C：還有你們的列賓、列維坦那兩個大畫家。

M：是啊！是啊！

C：是的，您非常地喜愛著您的祖國文化，再這一點上，我想，我和您是相同的。我們中國也是一個有著5000年悠久文化歷史的文明古國，我們有我們的孔子孟子思想和老莊哲學，我們的大文豪屈原、李白、杜甫、陶淵明也都舉世聞名。中國和俄羅斯，都是兩個有著悠久的文化歷史的古老的龐大的帝國，隔著一個蒙古大草原，兩個巨人幾百上千年相望。我們的血液裏都流淌著我們各自祖國的民族文化的精髓。這裏，我